夢占逸旨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平江 黃 德觀 省方校

夢占逸旨

陳士元纂

器物篇第七

器物應夢昔有明徵如商湯夢人負鼎帝王世紀曰湯夢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後得伊尹果負鼎抱俎來見劉沔夢人授燭齊書曰劉沔初爲終武小校從討淮

西爲賊兵傷重臥草中日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以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覺起炯然有雙光在前

陶侃夢司馬與鐙 晉書曰陶侃爲廣州時夢有司馬與侃鐙者長史陳協占之曰司馬者綱紀也鐙者扦禦之器君當進位侃果加平南將軍

魏武夢三馬同槽 幽明錄曰魏武帝猜忌常夢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意甚疑之因召晉文帝告以所夢云防理自多無爲橫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遂如夢

梁太子夢對奕擾道 梁書曰太宗初封晉安王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立晉安王爲皇太子

唐武后夢雙六不勝 唐書曰武后召狄仁傑詔曰朕數夢雙六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六不勝無子也后感悟即日召迎廬陵王

張猛之母夢佩印綬於樓中 解見山川篇裝綬登樓注

李白之母夢得棋子於戶外 納異苑曰李白母夢二道士奕棋房外往觀之其人取局中一子授焉遂生白

劉總夢執

丹漆禮器 梁書曰劉勰著文心雕龍自序云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王茂夢墮鍾磬樂器 梁書曰王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及覺命奏樂鍾磬在格果墮茂心惡之俄而病卒

錢鑵之夢以銀盃爲玟 宋史曰安丙字子文廣安人開禧四年吳曦僭號建官改元稱臣於金從事郎錢鑵之夢曦詣神祠以銀盃爲玟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事已分付安子文矣犖之覺心異其事以語曦曦以丙爲丞相長史丙乃陰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

張瞻夢以石臼爲炊 酉陽雜俎曰張瞻嘗客外將歸一夕忽夢炊臼中就江淮王生解之王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婦也蓋釜婦同音耳瞻歸其妻果卒

王濬夢懸四刀 晉書曰王濬在郡夢懸四刀於其梁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蓋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已而果然

徐溥夢授六鑰 謇齋瑣綴錄曰徐溥初試京師夢至一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授以鑰牡六焉溥入仕歷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

劉仁

禁夢佛幡出指上北夢瑣言曰劉仁恭微時夢佛幡於手指上飛出或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果然

沈慶之夢鹵簿入廁中陳書曰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云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年

陶母夢香爐降室徵弘景之登仙梁書曰陶弘景字通明母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孕生弘景雲笈經曰陶隱居初生母夢日精在懷二天人手執金香爐降宗于

任母夢彩蓋懸鈴兆彥升之通顯梁書曰任昉字彥升母裴氏夢五色彩旗四角懸鈴一鈴落入懷中遂有娠生昉八歲能屬文仕爲御史中丞

夢女子擕巨篩行空中驗金陵之漂杵西京詩話曰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篩篩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隨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錯死圍城中後王平甫和從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最筆墨夜臺夢墜空中箋謂此

夢神人舁大秤較

天下知昭容之秉衡唐書曰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氏方娠夢神人畀大秤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彌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秉機政符其夢到母夢遺鏡在懷而生男南史曰到鏡字圓照溉之子也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王子夢納鏡在腹而明術解見形貌篇王處納夢剖腹注元寶夢挽弓射狗而得第朝野僉載曰裴元質舉進士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擘以爲不祥夢神解之曰狗第字頭也弓者第字身也箭者第字豎也有擘成第字果及第混塡夢載弓入海而成功外夷傳曰扶南之先女人爲主名柳葉有樊扶國人字混塡好事神夜夢神賜弓一張教載賈人舶入海混塡覺遂往廟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舶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塡舉神弓射焉貫舶通渡柳葉懼伏混塡因王扶南夢儀衛喧迎而宣宗踐祚宣室志曰盧尚書貞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蘗補光王府參軍夜夢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擁旗曰月衣裳錦繡儀衛四合軍中人齎書迎光王[illegible]

巢自光郎踐祚

夢絳幘流襪而尹喜誕生 [illegible]令內[illegible]令[illegible]喜周之大夫其母晝寢夢絳幘自天而下流鏡其身見長人語母咽之既覺口有異咪及喜生將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

夢道士持旄節而李涼公卒於天宮 積惟錄曰涼武公李戀以殊勳之于攜泰破鄆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登天津橋季武為導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導公騎河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學相謂李武曰可記我詩聞於相公詩曰發譬排金闕乘軒人漢肯浮名何足懸尙衆人煙霞後三日涼公果登天津橋季武為導[illegible]人恩天宮寺月餘而薨

夢僧童持寶幢而辭中丞卒於臺省 朝野僉載曰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復再臺長盆吏夢僧童數十人持寶幢謂吏曰中丞元是羅漢謫來俗界五十年足故來迎耳未幾薛卒年甫五十

乃若舟車之器應夢亦繫鄭光

夢車輿日月 解見日月篇鄭光注

劉穆之夢舟從華盤 解見天者篇合丹升

大汪

沈嶓夢渡江獲船水分二段

徐光鎔曰沈嶓求爲邑半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清東濁遂沿東而過以問友人對曰君當授分水縣後有日果驗往謝之交人勉曰爲政宜淸沿滿而過非嘉嶓後以進敗

行休夢乘舟渡水舟判兩頭

尉書曰義弱王琮與二乘同死桂林開元四年琮子行休請迎依既至無封樹叢者肅不可復得行休席地以新是夜夢王乘舟舟判爲二既而適野見東洲中嘗乃悟甚發之果得

謝安夢乘桓溫之輿

晉書曰謝安遇疾篤謂所親曰昔桓溫在府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

杜稜夢討侯景之艦

陳書曰高祖進兵大雷單人杜稜夢雷池君謂何神所稱征討大將軍乘朱雀艦甲仗稱下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竟懸兵果敗

此舟車之應夢者也舟車之外有務民用者孰非器物也哉惟聖人能制器而尚象君子貴藏往而知來

財貨篇第八

財貨之夢珠玉錢帛之類是也夢糞穢木石者得財貨

夢珠玉錢帛者多光顯昔樂史之母夢珠五色宋史曰樂史宜黃人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文南唐進士第一入宋復登科甲著太平寰宇記佛祖之母夢珠二枚佛書曰二十四祖母夢吞珠二枚一日當生二子十一即二十四祖一名鶴勒那尊者漢西施之母夢珠射身翰府名談曰西子母夢明珠射體感而有孕冦瑊之母夢珠入口宋史曰冦瑊字次公臨汝人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遂生瑊擢進士南齊桓氏夢食玉勝南齊書曰高昭劉皇后母桓氏夢吞玉勝而娠遂生后北齊胡氏夢坐玉盆解見食衣篇日入裙下汴邵康節之母夢用玉筯解見食衣篇飾婦夢用玉筯汴章得象之母夢獲玉像宋史曰章得象字希言母夢登山遇神授以玉像娠時

像宰相張說夢玉燕而生開元遺事曰張說母夢一玉燕飛入懷中因而有孕生說後為宰相故人有飛燕投懷之句

郎中李朝夢玉魚而卒戎幕閑談曰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朝歸第夢二黃彩人引至一所其中有人曰時未至須未魚下也後朝當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

彥緒夢婦人取寶鏡廣異記曰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潤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牖瓦棺中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浮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雙銘誌云是秦時人十帳後當為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開之吉啟之凶又有金花寶鏡一枚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彥緒取釵鏡數十物乃開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彥緒卒

閣陟夢女子贈金錢廣異記曰閣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夢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已會寢帆夢之後夢女來別曰妾是前長史女死殯城東南角明日來迎妾喪矣今有百千錢相贈言訖送錢于寢下既覺觀牀下帷有百千紙錢

范母夢金席而生男林邑記曰林邑閣紫磨金為上金貉

請之楊邁金范邁母夢人鋪楊邁金肆與已生兒兒生膚色昭晰後生兒名曰邁爲林邑王

晉帝夢玉盤而享位 玉堂閑語曰開運甲辰歲暮晉帝遣中使至內署宣問諸學士云朕夜夢一玉盤中有玉栫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瑩可愛是何徵也承旨李慎儀奏云玉者帝王之寶帶者誓功之光盤盂者守器之象此爲吉夢

梁主夢曹武借錢 詳見山川類田邊水溁汴

謝奉夢鄭猷爭錢 詳見山川類爭錢落水汴

夢司錄貸錢千萬而貧儒頓富 干寶搜神記曰周犨貧夜耕因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司錄案籍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

夢神人貿錢百萬而長子驟亡 晉史曰王導長子悅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潛爲祈禱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悅臥疾尋卒 幽明錄曰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孺後掘得一罌錢其數百萬長孺無病而死 白孔六帖曰丞相長男掘得錢而破貿

曹丕夢磨錢 三國志注曰魏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

而太后不臨

章奐夢積笏 宋史曰章得象初生其父奐夢家庭積笏如山

沈弘先夢得絹兩疋而詩算有定 南史曰沈慶之字弘先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餘也

江文通夢還錦數尺而文名遠衰 齊書曰江淹字文通爲宣城太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其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用以遺君自後淹文章躓矣

夫財貨之夢不一此固其式也

筆墨篇第九

筆墨亦器物之類也然文人才士賴此以展其情往蹟奇闡得是以傳於遠其爲器物雖微而功用甚大故特著於篇云

昔吳王夢筆點額 齊書曰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作

主昔吳孫權夢亦同此熊循亦加此解之

齊主夢筆書衣

解見衣食篇微舍帝位之踐注

人李嶠夢筆二枝與馬裔孫之夢相同

錦繡萬花谷曰李嶠字巨山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爲薛元超所稱二十擢進士第爲鳳閣舍人　職官分紀曰馬裔孫乃代唐人爲河中從事赴闕術雖唐其池上行蹟神祠夢神人手授二筆一小一大及爲相入中書示事吏奉二筆大小如夢

范質和凝夢筆五色與江文通之夢非異

宋安曰范質字文素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舉進士仕至宰相封魯國公　續衡韻府曰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可少年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第　齊書曰江淹字文通夢五色筆自是文藻日新後夢有人稱郭璞取筆爾後詩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黃天嬰夢得墨漬之筆於孔子

四如集門黃淵字天嬰蒲田人玄賢慶二年五月八日書夢一神人坐於龍諭觀之乃孔子燕居像也亟再拜稽首神曰汝來前吾授汝筆二淵受之又拜神曰勿拜退

懷其一團徑三寸許讀盡濃抹而講業於神仍角丱來覓句遂覺乃作夢筆記

紀少瑜夢受青鏤之管於陸倕梁書曰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少瑜文詞因此大進王僧孺見而賞之

楊億初誕夢神授筆而光射身旁解見日月篇日光射身注

李白少時夢花生筆而名聞天下唐書曰李白少時夢筆頭生花自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王珣夢大筆如椽晉書曰王珣為恒溫隊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

王勃夢人墨盈袖西陽雜俎曰王勃嘗夢人遺以丸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此皆吉兆也乃若詞賦歌謠之夢則取驗紛然不一是故趙武靈王夢處女之歌史記曰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倚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

后

司馬相如夢大人之賦

釣磯立談曰相如將賦未知所為夢一黃鬚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相如乃為大人賦以獻賜錦四疋

令狐熾夢桐椎之語

竹書曰梁後主名歆字士業小字桐椎燉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不見士業至足亡

荀伯玉夢萬蕭之語

解見山川爲夢上廣陵城樓性

蕭貫夢與曉寒之詞

宋史曰蕭貫新喻人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虛人以比唐李賀 古今詩話曰蕭貫少游夢至一宮殿羣女如神仙一人授紙六几節波饗頻賦曉寒歌授筆立成六十二進闕隱宮綠戲見牙酒椒壓船渴鳥消消不相績幟囀欲轉宮新上百刻杏殘殞遙燭斤龍吐水漫寒漿紅綃佩魚無在嘗雨雨懸足聽扶柔紅牂牛規出波面同首瓢稜九渡新雪節遠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殿仙日子詩其有作赤異日必貴群符中發恭齊榜進上

邢那夢聽陽春之曲

異聞錄曰那屋之子夢一綠人歌斷陽春曲曰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

許渾夢遊飛瓊之

句鍾嶸詩品曰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曰曉入瑤露氣清坐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予姓名於人間座中即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蘇軾夢作回文之詩 東坡詩集

自敘曰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回文詩覺而記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

狄遵度夢爲佳城篇

宋史曰狄遵度好爲古文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夢見甫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是爲佳城篇後數月乃卒

李長吉夢爲玉樓記

唐書曰李賀字長吉夢人駕赤虬持版召賀曰天帝新作白玉樓請君爲記賀不得已聞之遂作

宣室記曰唐李賀母夢賀曰上帝近遷都月圃構白瑤宮命某爲新宮記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illegible]樂章

宋綬夢題封所

晉書曰宋綬夢東郡有二角書諸新人角朽敗小何有圓一在前前有由一在後後背也嘗有因背之問時稷父在東郡居三日而因閣至

杜牧夢書自嘲 [illegible]書曰杜

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牧尋卒

唐寅夢中呂之字而悲詩年震澤長語曰唐寅字子畏應天鄉試第一羅横語坐廢自放嘗閩詣九仙祈夢夢人示中呂二字歸以語人莫之曉也一日過王鏊家見壁中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寅驚曰此夢中所見也試詢之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語寅果年五十三而卒

王勃夢太極之言而著易理唐書曰王勃嘗談易夢有人告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卒

紫少霞爲五雲閣吏而書碑碣神仙傳曰蔡少霞夢人遣書碑略云昔乘魚市今履雲端觸空仰途綺輅輪閑其末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山玄卿爲紫陽眞人而書宮銘廣記曰唐有人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崇巇巇

王生夢作西施輓歌廣異記曰姚合謂沈亞之云吾友王生元和初夢遊吳侍吳王聞輦中出聲鳴笳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召門客作輓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

擇地非金釵滿路紅心帶三層碧上階春風
無處所悽恨不勝儂王甚嘉之嫌能記其事
沈[illegible]夢[illegible]

秦女墓刻

自孔六帖曰沈亞之夢爲秦公幼女弄玉壻
公主死作輓歌應教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
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明月
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異夢錄曰太和初沈亞
之往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晝夢秦穆公曰算人府使
女與大夫備酒掃後一作公主忽卒公述傷不巳使[illegible]
之作墓誌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
地兮春色烟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
恨如
何

郭仁表夢道上遇紙

稽神錄曰[illegible]吳[illegible]坊吏郭仁
一小童入坐牀上仁表問表病夢道上長衣花紫頓縈
其則有之既病疾甚數夜開疾何時可愈道上色頓曰
久之道十色之素欲僕日復夢前道上至因叩頭選道
欲迎飛吾道不宗正可依鬭無梁雨可思慨鸛望巢門
從何慈夢中不曉　萬物之先數自慈不能行此
其義既覺疾愈

上官魏夢煬帝惜書

人業拾遣日武
德四年東都平
後觀文殿寶廚新書僞八千許卷將載遣東解[illegible]
夢見煬帝云何因敏將我書向東師于時大[illegible]

賚以大船載書往京師河中傾[illegible]覆沒[illegible]華云我已得書帝乎日受書貲射新書大業所秘之間[illegible]也

蘇檢夢妻氏裁牋

閩奇錄曰蘇檢登第歸吳行至同州澄城驛樓上醉後夢妻取[illegible][illegible]餘中翦紅牋為詩曰楚水平如鏡週迴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牋賦詩曰還吳東去下登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詩成俱送所臥牀下又見其妻寄檢所芋差小内及齋乃於牀下得其詩親籤中紅牋亦行猶悵[illegible]小青暴疾卒多辭妻亦乃谷城所夢之川

[illegible]檢夢美

姬廣律

抒情記曰姬檢行美椰搖心而卒逾前中兮詩曰寶劍化龍歸碧落術號隨日下黃泉一孟酒向清風脫夜寘書窗恨獨眠夜步新郵等[illegible]佈肉濛濛不見大家家門外柳加煤如个腸斷空乖泥散文軋逢別有年儉終日他悒後又慕旅曰郎可相見果即世

張省躬夢女人賦聯

門陽羅非川拔江介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夢張乖嘯詩曰戚戚復戚戚秋掌百年色而我獨洸景先祁遇興負然覺數日卒

李仲雲夢故弟誦詩

廣異記曰監察御史李叔霽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大曆

中叔霽卒歲餘其妹夫與仲霽同夢叔霽相見依依然語及仲霽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絕歡會無由止當百年之後方得聚耳吟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數年仲霽亦卒若夫蟾泣桂香長吉昇天之韻白孔六帖曰李賀夢中作昇天詩云老兔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濕團光鸞佩相逢桂香陌蜩鳴槐綻孫樵乞巧之文唐書曰孫樵字可之作乞巧文云曉鼓一發車馳馬奔子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撐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滿院鳴蜩集庭池生春草謝公憶弟之章古今詩話曰謝靈運會稽人玄之孫嘗與弟惠連吟弄家有佳句弟不在思未得曉夢惠連忽得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之句以為神助魂過大江閨婦寄夫之作紀異錄曰有書生娶後遊大學久不歸一夕夢還其家見妻秉燭寫詩云數口相望極須知志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既覺乃而記之後家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句夢歸之夕乃修書時也此皆得之夢寐者也而胡釘鉸之詩集茶譜曰胡生以釘鉸

廣業居近白蘇湖孝符古墻徐恭敏公始之夢一人謂曰吾柳柳平生善爲詩向者督感子觀有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生辭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意言之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焉時人謂之胡釘鉸詩柳當是柳惲也**鄭述祖之琴**譜北齊書曰鄭述祖字恭文開封人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又非夢中傳習者哉**

字畫篇第十

字畫屢變後世非蒼頡之舊矣而析文解夢往往取效如松爲十八公解見形貌篇松生其腹注槐爲木旁鬼隋書曰北魏北敞順爲陵下鮮于康奴所害初莊帝在藩嘗夢黑雲從西北直衝東南日月俱破復驅諸星大地盡暗俄而雲消日出西南隅其明月云長樂王日又見莊帝從閶闔門入登太極殿也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惟順在集者皆步蕪西槐下脫衣冠臥既寤告元暉業曰夜夢不佳因解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有北敵亂京師害二

宮殘毀百寮門孔象也月后象也衆居而宮象也臭邑其常禍乎彭城王劉有支德於天下今夢其見爲天子積後之報此必然矣但恨得之不久日出西南以時易年不通三載但恨我不見之我臥槐下槐字木旁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寧不死乎然匹後乃得三公賜耳後果加其言

野乘曰廣陵王克淵夢著哀衣倚槐立遊元愼曰廣陵死矣槐字木旁鬼果然

垢去土而爲后解見宗空篇風后力牧注

虜脫衣而爲男解見食衣篇夢虜脫衣注

羊無角尾而爲王麾藏曰沛公節爲亭長夢逐一羊拔角尾皆落占曰羊無角尾王也一云光武有此夢

筆點額顯而爲走解見筆墨篇尖王夢筆注

木破天而爲未符書曰王戮謀逆夢一木上破天占曰此是未字未可動耳

河無水而爲可解見山川篇河中水涸注

狼啖脚而爲卻晉書曰郡功曹張邈嘗奉使欲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索紞占曰脚肉被啖爲卻會東虜反遂不行

人上山而爲凶晉書曰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遶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索紞占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

李仙見松柏冢門蒙也不知門處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果以謀反伏誅

三刀爲州

解見器物篇夢懸四刀注

二山爲出

宋紀曰楊文廣被蠻困於柳州自月夜夢彝二山衛者云二山出字也明日果脫

片犬爲狀

異兆曰梁顥進選前十日夢人問犬肉一片顥不悅以問衛者解曰片犬狀字也果爲狀元

失禾爲秩

後漢書曰蔡茂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宮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旬月而茂徵焉

車掛肉而爲斬

晉書曰易雄夜夢乘車掛肉其旁自占曰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旁有斤吾其戮乎尋爲敦所斬

箭射狗而爲[illegible]

解見器物篇挽弓射狗注

荷融知焉昌殺蕭豐之婦

晉書曰京兆人亦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楚掠誣引殺妻荷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者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

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乾覺而心悸緇以爲不祈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奉新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新枕而死禰曰吉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又北而南各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兩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訴其夫婦人破濟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壬過之因美畢有禮而生無祀而死馬左而濕濕木也在水有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雜檢獲昌而詰之昌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華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後不容是以誤中婦人

李公佐知申春　殺小娥之夫

唐書曰段居貞妻謝字小娥居貞與謝父同賈江湖並爲盜所殺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遍問內外姻莫能曉歷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車中猴者申也門東草者蘭也禾中走者穿田過亦申也一日夫者春也是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也小娥以占求之諸市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得春於獨樹浦蘭與春

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敎勤蘭漸倚信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何蘭春醉拔劒斬蘭急呼鄉人擒春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鎰嘉其烈門

晉祚將盡預悟昌明之言

晉書曰孝武帝諱曜字昌明初簡文帝夢晉祚盡昌明及武在孕李太后夢神人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字簡文帝乃流涕

會妻于歸方識用日之姓

西京雜記曰曾崇範之長生許聽數人每至覲迎之夕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用頭有鹿角用尾有日炙乃汝大也後嫁曾瓜方悟

崔湜座下聽法而照鏡

太平廣記曰居右禾盧藏用中書令崔湜流嶺南采荊州湜夢講座下聽法而照鏡問占夢張猷猶謂盧右承曰崔令大忘夢座下攄法行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也其竟於今日手寺有御史齎敕令至湜自盡

李令戴草入水而持刀

傳神錄曰江南李令年老無後宦情築宇廣陵法雲寺之西為終焉之計嘗夢東草加首口銜一刀附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與之成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質屯兵法雲寺恒止李分宗又事令及馬殷據湖南遣為觀察使用令為漵浦令果應

草頭三刀人水之夢

柳刺史柴欠七千

酉陽雜俎曰司農郎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舊夢有人呈案言欠柴七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不久乎月餘柳疾卒韋為部署查錄帛唯官中欠柴七千七百束披案方省前夢

孟少卿字書九十

野人閒話曰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脫略傲誕嘗太廟行事攜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急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內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封璉戲之曰九十字迺是行書今字亟卿其卒乎不旬日果卒

至於內人為肉

晉書曰采構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擕手把兩杖亟打之秦秋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赤色也兩杖箸象也亟打之飽食肉也果驗

火軍為燁

東齋記事曰有宋吏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明年劉燁果狀元及第

絲川成幽

解見山川篇掛絲在山注

昆皆行比

異錄曰杜牧與宰執求代不遂夢人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果得比部員外尚書

角為刀下用

解見山川篇頭上生角注

汝為

水遷女 解見食衣篇水芳斷襲汴

甄爲土西瓦 晉書曰鄒湛字潤父嘗夢一人拜自稱甄仲舒求葬湛覺思之曰宇介西土瓦中人也乃取葬之復夢其人拜謝

闡爲門中耳 定命錄曰魏仍與李緣年同遷魏夢侍郎使人貴於餘門中側耳聽之李夢有人報縣承明月共解此夢以爲門中側耳是聞字應是聞喜魏果聞喜尉李果蘄縣承魏後貶齊安郡黃岡尉遇赦量移夢拾得一毛繼子李占云七字千下有七應移一千七百里如其言

豈非數有前定也哉

與夫蘇棟丹砂巨八之字前皆徵驗 蓉塘詩話曰高李迪蘇州吳人夜夢人執其手書一蘇字文曰醒必見殺李迪疑之凡蘇姓不相交接及都府移治廳事衛官訴奏都守遣獄李迪因作上梁文亦乾市門陽維鈕口玉子華善古夢有人夢棟華曰棟字東木也東束鬼呼魂之狀其人果卒 太平廣記曰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好脩服餌之事夢神人以一卷書與之其文皆七字何惟記末句云紫緣之作有丹砂延翰籍而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救後從事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僕名丹 續晉書曰苻堅遣慕容垂侍中權

翼諫不聽翼乃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飛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像傍墳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曰行路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以八配之兵字也路有伏兵乎飛從別路進翼伏兵擒之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天門 劉 文陔 東河校

夢占逸旨

陳士元撰

卷之六外篇目錄 科甲篇 神怪篇 壽命篇

科甲篇第十一

科甲附品莫不有前兆焉昔孫犀夢踐積木之上搜言曰孫犀夢積木數百踐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已而果然新增袁郭夢立北斗之下

讀府門袁郡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

李迪夢剃髭

青箱雜記曰李文定公迪美髭髯御試先一夕夢人剃其髭髯俱盡迪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是歲果第一

曾迴夢添耳

學齋頃撰錄門叢與曾迴應舉時夢一小兒右邊又生一耳忽見小兒無兩手以爲不祥請其兒追追門又添一耳耳邊添又是服字子無兩手是了字考必取了已而果然

徐奭夢析項

南部新書曰徐奭應舉時夢徐將霍槲下頭頃作詩云背作樹頭花今爲除中骨以爲不祥明年徐奭陵第二人及第

劉沆夢落頭

青箱雜記曰劉公沆天聖中進省夢被人斫落頭甚惡之人解曰狀元不可得只得第二雖斫落頭留項在劉留沆項同音果第二人及第

楊迪夢狀元投刺乃稱龍首山人

括異志曰楊迪與楊寘狀元相尋夢寘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歷中登第而卒後人解曰龍首狀元出山人無蘇之稱

嘗史夢狀元如劉乃稱火山軍

解見字書篇十火軍爲婦注上

撒夢作梁迎狀元至

宋景濂文集曰洪武庚戌左月

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巘夢城中作樂迎狀元巘詠之二十五日使者來頒科舉之詔其年秋吳伯宗江西鄉試第一廷對復第一

張讖夢登第在狀元前

謇齋瑣綴錄曰張讖松江人未第時夢人言若會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及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倘未生也

馬希先夢靈櫬之題

一統志曰馬希先懷遠人舉鄉貢進士前一夕夢靈櫬賦及試果然

秦少游夢殯柩之葬

蘇東坡集曰秦少游夢發殯而葬者是劉發之柩是歲劉發首薦

林榮祖改名溫而鄉闈薦居第

宋景濂文集曰永嘉林溫生於延祐丁巳八月入日一至二歲名榮祖又十二歲更名溫又十歲當至正壬午以春秋經試江浙鄉闈第一董彝第四董翻宗第五朱入選第三十八溫授泰化州學正丁亥之官會董彝亦為慶元學正彝曰吾大父昔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溫作魁朱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姓董其最異者溫之生甫一月耳

孫賢改名抃而春榜刻居第三

青箱雜記

曰孫樵將抃舊名貫應舉時夢至一官府廳上有抄錄人名貫以春榜通覽無名偶觀第三名下有空白處貫欲塡之空中人語曰無孫貫有孫抃夢中即塡孫抃第而改名曰抃是歲果中第三

彭時岳正待魁首皆預夢於外官筆記曰正統十二年丁卯冬湖廣廣濟縣官入覲夢開額榜第一名彭時至京言於廣濟監生張端本訪彭告之其時又有例觀官夢第一名者岳正也明年春試會元岳正狀元彭時夢俱驗

王鏊錢福為狀頭並應夢於上考說錄曰成化十一年乙未會試徐溥上著主考溥夢大澤中物若龍昂首登岸以三篇插其上開榜王鏊第一鏊家太湖其後溥文爲爲學士薦爲少詹事併會試爲三翁之驗文少詔三手庚戌會試徐溥任諸主考溥夢人僩人錢是年錢福第一

王文博夢熊龍劉鑄之次第宋景濂文集曰王載字文博奉新人夢與劉鑄至江西省署見開鑠貢進士榜諦觀之高懸一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日光燦爛不可讀惟一錄卒曰第一名而已熊前夜夢六遙呼鑄門傳名亦在後職與人言皆笑之後八年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衡南昌占其

十正符朱牌之數熊謂第一載名第六鑄名第十九廷試載名亦第六

丁威序夢龍起駱起之聯名

江南野史曰丁威序未第時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駱駝在後二十年方捷殿榜州亞威序者乃龍起次駱起也因悟夢

宋獄改名言而春魁及第

雲溪友議曰宋言本名嶽十舉不第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夢人報云宋秀才頭上載山無因成名去山自富通泰既覺思上山不可名獄遂升去二大改名言來春果第四及第

帆眞改名著而四舉登科

傳以曰豆盧者本名觀貞小年旅于衞州刺史鄭式贍厚荷之謂曰子復姓不宜二名吾爲子易之乃書署晴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部徒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曰使君與君易名若當四舉成四者其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慈部文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牖因改名署下第及文改暗助復不第第四舉乃自改名著也後二十年果爲衞州刺史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韋詞夢狀頭李固言

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夢一人拔刺題曰李故言俄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甚

評之謂名中少有故字者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判一如夢中但故爲固升郎今西帥李公也詞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貢舉果擢爲榜首

樊系夢榜首王正卿

定命錄曰員外郎樊系夢及第榜出王正卿爲榜頭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應舉登科王正卿果爲首人數亦同

楊敬之夢濮陽之姓

唐闕史曰楊敬之子戴應舉時敬之夢新榜四十進士子名在焉其鄰則姓濮陽既寤大喜訪於詞場有濮陽愿爲文甚高臨試而愿暴卒自謂夢虛矣明年子及第至慈恩寺題名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當楊公見之如夢中

皇甫弘夢石婆之神

逸史曰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中酒忤判史錢徵被逐出至陝州聞錢自華遷知貢舉生自知必不中遂東歸行數程夜夢於妻乳母曰皇甫郎何去具言十司行際乳母曰皇甫郎須求行婆神乃引至店北草開見破石人乳母曰皇甫郎欲應舉婆有得否石人點頭曰得生郎拜謝乳母送至店門遂覺卻人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推之及榜成將寫錢心欲改換一人未狀謝子弟曰汝易取卷來既開乃皇甫弘錢曰此天定也及第來歸至陝州尋

石婺祭之

宋主策士夢萊齊殿基東齋遺事曰宋真宗策士夢殿下萊甚盛與殿基齊折卷第一人乃蔡齊也沈腳中魁夢身跨鵬背氏族大全曰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跨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祀其事宋宣和中果魁天下是科甲之顯實有先徵況爵品之榮又非前定者乎彼文彥博入江瀆廟而巫祝知其顯職邵氏錄曰文潞公少從其父赴蜀州幕官入江瀆廟廟祝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明日有宰相來官人豈異日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守當令廟室一新慶歷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謁廟有感方經營忽有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取以為材廟成裴玄真過華山祠而老人報以貴期唐書曰裴寂字玄真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京師過華山祠祈神月下夜夢老人謂曰君年餘四十當貴後貴震當世張文懿為相已預兆於寺僧王氏聞見錄曰張文懿為社令時出城過村寺村寺老僧出迎邂逅過之亦必出文懿恠而請

之僧曰夜夢山神告某相公至矣一月復往而僧不出
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
侑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
復相委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遂復敗之明日
過寺侑復出曰昨夕山神告長官復為
相明日當來但減算耳後果三入中書
呂夷簡當權亦先徵於濠守
朱史曰揚詞坐議天書出如濠州夢人告
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
待之甚厚其後援謝於廢
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王播夢坐於杜之左
進史曰
王少孤
貧居揚州雖一一帝將供給杜僕射帶在淮南端丁為競
波之歲王夢身居杜之左判官在下客於淮陵為宰相
除淮南鹽鐵使臨
江宴會如夢中
潘玠夢立於道之東
定命錄曰閻玠
自稱出身得官
必先有夢與趙自勤同選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後
玠云巳作夢官欲出矣夢玠與自勤同謝官玠在前行
自勤在後及謝庭玠在東自勤在西相視而笑後三月
官出玠為御史自勤為拾遺同日謝初引玠在前自勤
在後入朝則玠東立自勤
西立兩人相視而笑如夢
高瓔州向衡陽夢有人呼
集
異

曰襄陽節度使衛元裕初任司勳員外郎嘗衙所宮晝夢人告曰十年作襄州刺史既與私異之因記于廳之東檻隱處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鎮漢南

異就日南雖均義臥中夢人來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踏之須作衛陽滿取之耳後除衛陽守果卒于官

何僕射朱少卿夢閻鬼語稽神錄曰何致雍貴人之子劭好學者從叔父偕舟皖口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偏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既紫祠訪鄰舟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肝所消舟指役惟何氏存叔父方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有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變故雍後爲湖南節度判官會楚王殷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謝皆作侑矣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授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

王氏見聞錄曰王蜀時有朱少卿少貧賤客于成都辰會事有人扣扉覺朱少卿又夢一人手執卷云少卿果來此朱曰吾姓朗同少卿則不是其人示卷有朱少卿三字輟有一人來馬與朱朱覺之將無前[illegible]微及繼子聞國朱至司晨少卿[illegible]足自[illegible]以五月丙日

羅馬步皆倚夢錢備而杜筆相退仍北戶貢言日曾韓
之徵也判度支有台帳之
韋或夢剃髮為僧以問占者對曰出家號剃度玄宗步
公暫度相友後杜佑初出鎮江西曹果替杜為相
孝子而肆見執持衛腸果記門玄宗步浴殿有孝子扶
衣是事見素乃希上鄉月以問高力士對云孝子素
然之數日拜相鬢髮夢任調拜麻中守工門部尚書特
異集門張緒大歷
度支奏事稱肯代宗面許宰相果句無信忍夢人張日
任調拜相辭恩中外無此人尋譯不解行外甥李通禮
賀日易作相炙任調反辭諸錢諸無適廿草廿草獨
為珍藥反諾何鼠名氏也俄有走馬吏報曰麻下公拜
不章吳陟夢汗罷逢東日笑侍郎陽小年譽陛朝
寶三客二十餘人同緊茶時將陛謁
長儀有吏人肥黑抱齊書請押陛念推具嶽日且將去
魯滿倪汗文書並吏人之而能聽錄藏山筒後十五
爭錢吏部侍郎勝與同銜郎就聽茶命有一史罷言西
文會至階排案門且將去來倒正狀事[illegible]左
據有年之夢與同省兩明錄
鄧取所記夢之無業徐淡之夢先人告以當貴門徐落

之夢父謂曰女從今勿渡朱雀街當貴矣之後行中街憶先人夢迴馬果爲宰相

劉穆之夢鎮軍忽儼相迎

精異記曰劉穆之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迓覺門告死矣今貧行劉鎮帝邪後宋武帝遣人迎共往大業武帝時爲鎮軍將軍

沈裕可授五品之官

太平廣記曰戴胄與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能在州夢行京師義勇坊西南街見胄謂曰昔平生與君善資不能進君官位君今自得五品支昔已過天曹故相報裕果授五品參州治中

邢陶雖得水部之牒

稽神錄曰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浮州刺史既而爲官州浮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告不到邢甚處之明年罷歸有薦陶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薛長史何日除招討之職

朝野僉載曰唐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未何日除洪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王小將終身掌將相之權

稽神錄曰偽吳鄂帥王與

少爲小將從軍閬州夜夢道士告曰旦有彗星墜
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賊中石如雨璵伏劍
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反
衲鐵甲之半皆碎而璵無傷奉至大官

陳安平東司

異遷勒野命藏日陳安平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
悉十二月後發仙蹤門十二月養蠶冬絲也君必
悪典司號月
果遷吏部

李輔國官祿已盡

杜陽編曰李輔國恣橫
無君代宗惡之因寢夢
登樓見高力士領數十鐵騎以戟刺輔國肩流血灑地
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
輔國官祿盡矣帝驚不言及輔國
爲盜所殺帝異之方以夢語左右

樂松夢其子爲司隸

謝承後漢書曰樂松家木瓜從其冊夜夢
兩人來門言司隸在此松後果爲司隸

楊礪夢其上

史略曰宋眞宗初名元休封襄王行築入楊礪
錄求郎宵夢到一北殿有紫衣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
和天尊汝主也汝當大貴指示令謁之礪後進
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既謁邸夢中所見

至於陳文帝之夢昭達宋神宗之夢爲坎

陳書曰章昭達以功
授鎮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初陳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其餘無以奉償　宋史曰馮京江夏人以資政殿學士徙知成都帝以王安石爲拯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夜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望乃賜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夢諸此與高宗之夢傅說成祖之夢周舟何以異哉長沙府志曰劇舟盖夢人承樂年人才知何容人觀成祖夢金水河大舟載小舟次晨見群臣召有用舟者以爲夢應也遂超擢大理卿是皆君臣神會幾兆不凡而劉禹錫所謂夢想神明之遊柳宗元所謂離寐天顏之近要非諛詞也已劉禹錫謝劍表曰所賞劍體之忠夢想神明之遊柳宗元爲崔中丞謝劍表曰雲漢昭回固瞻仰而莫及天顏咫尺誠寤寐而無違

神怪篇第十二

神怪之譚聖哲所闕也易稱聯鬼詩詠百神書紀六宗禮別五祀是恭體物之旨均非欺俗之文若謂夢魂之有爽豈免謬悠之深譏然緗函青史或炯炯載焉何得概以爲虛也茲條數端用例波蔓亦足以見事有定而難更幾有兆而莫匿詎非君子修身俟命之監乎昔唐堯夢白帝遺子春秋元命苞曰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烏喙子烏喙子者皋陶也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祀白帝上有雲如虎感而生皋陶夏禹夢蒼水告書解見宗空篇禹有山書之夢注迫我高皇夢天神授衣讀烈曁遺曰太祖夢西北天上有一朱臺四周有欄上立二人如金剛臺前幞頭袜領者數人列坐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數紫衣狩上以祢衣來授擲裴視之方五衣問此何物道上曰文堰頭人服此上帝明命之驗也成祖夢城隍救駕陳建呈湖

通紀曰革除年間成祖夢與平安戰將敗一男子[illegible][illegible]美髯乘白馬持大刀自西北來聲言救駕即伙安馬[illegible][illegible]而倒成祖問其姓名對曰臣華縣城隍神也既覺異之及與平安戰安操長鎗馳追成祖幾及之會馬蹶弗克前果加夢

此則聖君之夢關屬運代非可以神怪論也者

虢公夢蓐收 國語曰虢公夢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史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

趙嬰夢天使子玉夢河伯 解見宗崇篇天使河伯注

秦皇夢海神 史記曰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

明帝夢金人丈餘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黄金色

劉曜夢金人東向 晉書曰咸和三年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議之咸以爲吉惟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

金爲兌位物衰落也啓丹不言事之畢也遠遊擇謨告
之道也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求憤不出疆也東井
秦分也三車趙分也秦兵必暴是以士喪師留敗
趙地遠至三年近七月日其應不遠曜大懼米塩

苻健夢朱衣使者授龍驤大帥
晉書曰苻健入關夢天神遣
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
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堅曰
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

杜稜夢朱航池君稱征討將軍
解見器物篇
夢詩侯景注

張闕名定於神書
宋史曰張闕字
大猷永嘉人幼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
闕字曰以是名爾于其父異之遂以爲名

趙槩名更於金錄
宋史曰趙槩字叔平虞城人初名禋
夢神人金書名錄有趙槩遂更名槩

孫抃名填於春榜
解見科甲篇孫
貫以名抃注

鄭權名署於滄門
唐書曰蕭
鎮稱儼始
名教恭嘗夢滄洲諸門悉署權字乃改
名權以應之及入朝詔御史鄭儼代之

秦彥名變於人
呼高駢傳曰秦彥者本名立隸戍伍籍乾符中以盜繫
械且死夢人呼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脫因得

以命郎
名彥

鄭顥名同於賢諱

宋史曰曹穎叔字秀之亳州
蒙人初名賢嘗夢往會府見
穎叔既稱蕃
更名穎叔

謝敷夢山神而得利

凡夢符會龍曰董
縣有鳥帶山其上
多業石世人貞知謝敷遊此山皆山神語門齒以五十
萬相助且見主人牀下行異邑有問所從來云出此山
遂往掘之
得利不貲

鄧郁夢山神而封侯

漢書曰對郁門侍中從
光武宰務王郁伏光武
俱夢蘇嶺山神後光武封郁襲陽侯使立廟
山神祠刻二石鹿夾道有然剖之鹿門廟

許似夢徵

北斗星君

內實錄門許敗夢爲衣吏奉六封書曰府君
當霞北斗有陳康伯爲主簿既[illegible]康伯來
謂飲告之康伯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卒
公今得北斗主簿足矣明年同日而

明皇夢終南山進士

歲時記門明皇晝寢夢虛耗二[illegible]
有一人項帽衣袍提鬼擘而啖之帥其[illegible]曰
終南山進
士鍾馗

楚王夢遇巫山神女

宋玉高唐賦序曰昔者
先王嘗遊高唐[illegible]寢夢
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
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側朝[illegible]

有行雲[illegible][illegible]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后羿夢遂洛水仙妃[illegible]尺對其曰后羿夢與洛水神妃交

田干秋夢白頭翁而知訟太子之冤漢書曰田干秋訟太子冤曰臣夢白髮翁教臣言

劉靄哲夢黃衣老而能愈周氏之病南齊書曰劉靄哲字文明其母嘗病哲禱夢見黃衣老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哲覺如言而疾瘳

徐孝嗣夢童子請移牀而免禍陳書曰徐孝嗣在率府晝臥齋北牀下夢兩童子遂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禱執中夢神人來畀職而遣[illegible]宋史曰稽執中字希聖高郵人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夢神人畀以驍都尉詰曰爲客言之談覺而逝

崔浩夢與鬼爭義而定歷元隋書曰崔浩上五寅元歷表六臣稟心思慮怠寢與食乃夢與鬼爭義逆得周公孔子之要術

王延壽夢睹鬼變形而作夢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常之夢悉睹鬼神之變怪

許衍夢河神求馬孔約志怪曰晉明帝

時獻馬者有何神請之及王與帝夢同郎投河以赤繖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

桓豁夢山鬼行述異記曰荊州刺史桓豁所任府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

史浦夢神人來自天上而知陳氏消興獨異志曰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閣吏史浦夢神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後上降隋史浦尚在

子嬰夢神人至自沙丘而知天下將亂王子年拾遺記秦王子嬰寢於望夷宮夜夢神人身長十丈鬢髮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至宮中云欲見秦王嬰閽者許進子嬰與之言乃謂嬰曰余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齊有誅暴者

趙旭夢青童爲配通幽記曰天水趙旭居廣陵嘗夢一女青衣挑笑扉閣及覺猶見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忽聞窗外笑聲旭復祝之乃言曰吾上界女青童君也

弦超夢玉女爲妻搜神祿曰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嘉平中夜夢神女相從爲祀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

父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

夢[illegible]仙奏樂而[illegible][illegible]雲之首

宜筆志曰唐玄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奏之度曲清越樂闋一仙人前奏曰陛下知此[illegible]乎此神仙紫雲曲也玄宗喜甚俄而寤餘響猶在耳

夢列宿守[illegible]而得石洞之像

神仙感遇傳曰玄宗費猿夢二十七仙人云我輩二十八宿也一人鴻直天下我裴寄羅底三年發[illegible]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戍房侵邊帝寤勅使者訪求[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州縣山洞中獲石像二十七進之供於內殿

乃若旨光夢傳[illegible]破殺

[illegible]書曰張黃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義馬[illegible]而上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illegible]見夢於旨光曰居張執郡小吏索使諸縣南上[illegible]令尹興[illegible]狀狽猿懼居言太殺臣投於南[illegible]空井中臣衣冠形狀如是光新猶見入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范式夢元伯告以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式仕郡爲功曹後夢元伯玄冠垂纓屣走呼曰我札當以時罪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赴陽

皇甫謐夢曹爽受誅

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夢至洛陽門[illegible]中出見車騎甚衆以物星

斬云誅大將軍曹爽瘡而告人後果驗

陶弘景夢蕭鏗言別

陳書曰宜都王蕭鏗年十歲出閣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甚相接遇鏗至十八歲飲藥卒時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事多秘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弘景因著夢記

魏高祖夢稽紹迎謁

魏書曰高祖夜夢一老公頭類皓白正理衣冠排立道不識悟而問之自云晉侍中稽紹奉迎寤告左右使求稽紹兆域中祭焉

盧元明夢王由贈詩

魏書曰盧元明字幼章與潁川王由友善忽夢由攜酒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

賈餗夢沈傳師報休

白孔六帖曰賈餗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餗嘗夢傳師云君可休矣餗辭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柰何遂及誅

虞集夢陳仲興對語

元史曰陳旅字仲與與虞集雅善日集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周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相見耳既而聞旅卒集嶽

悼之

石虎夢宣威而託其子

趙書曰宣威卒後五年石虎夢見威涕酒囑其子奮虎覺曰非心廉所達也齋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擢拜延尉遷太常

張駿夢子瑜而擢其孫

燉煌錄曰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鬚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藉問之有侯子瑜已死得其曾孫亮為郡連令

蔡謨夢張甲病死

幽明錄曰張甲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行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遐行忽暴病某時死謨覺使人往就行所驗之果死

楊凝夢徐善遠來

稽神錄曰江南偽中書舍人徐善功爪家厂像草楊尖克像章善之妹為市傍所虛善詣揚都謀之時遊初謝潘服府庭嚴行衣游上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丹沙凝夢人言曰江西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其人良士也公其厚遇之渥遣騎迎至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附命贖歸

王奉先夢愛子至家庭

幽明錄曰永興令王奉先子死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遐行行色乎答云某日至家問姆後覺問其姆云此日夢郎君來

陸休符夢友人為隷卒

酉陽雜俎曰進

士王僤有才藻會昌二年友人陸休符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僤在其中陸與之語僤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帳人間矣陸覺時僤住揚州越七日計至其卒日乃休符之夢夕

諸葛毋

夢元崇罹禍 太平廣記曰南宋諸葛覆爲九真太守病以惟長子元崇隨任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與伴推元崇墮水死元崇母陳氏在揚都夢元崇還具述父以及身被殺之故陳氏記姑表彩徐道立訪之果然乃收行兇二人服於刑

緱氏尉夢叔敏告災 太平廣記曰盧叔敏赴舉早行爲賊所殺緱氏尉鄭楚夢叔敏披髮流血訴被賊殺問其由曰賊分捉來衛乃牽一白牛跛左足曰可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賊牽此牛過西郭門鄭麻膝訪賊不掛至期果有來白牛跛足過西郭門者擒之一鞫即服

唐太祖夢魏徵杜如晦 唐書曰魏徵疾甚帝與太子至其第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又曰杜如晦薨帝夢如晦若平生

唐太宗夢薛收虞世南 唐書曰薛收卒秦王即位嘗夢收如平生又虞世南死帝夢進箴言若平生

此則遊魂未久應夢相通者也

亦有往代之英遠爲後人之夢如齊景公夢伊尹解見形貌篇夢人黑而短汁

漢桓帝夢老聃扁上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立老子祠

吳孫皓夢霍光杭志曰顯忠廟祀漢大將軍霍光相傳吳主孫皓有疾夢神降於庭自稱霍光求立祠於金山之嶼塘以捍水患祠立而疾愈晉天福間吳越王立廟於此宋理宗賜廟額曰顯忠

宋高宗夢崔令杭志曰顯應觀祀磁州崔府君府君名子玉唐貞觀閒爲磁州滏陽縣令有異政民立祠祀之靖康閒高宗避金寇迷路忽有白馬導之祭令祠下有上馬汗加雨因假寐麾下夢府君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科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

司馬括夢鄧艾異苑曰京門新城有鄧艾廟廟毀已久晉燕王司馬括爲都督夢一人自稱鄧公求治舍守括乃令與修之

呂子明夢羲文王子年拾遺記呂蒙字子明入吳王勸其學乃博覽群籍以易爲宗嘗在孫策坐酣醉忽臥俄而起驚衆皆問之蒙曰向夢伏羲周公文王與我說易

李堉夢田先生仙傳拾遺曰田先生九華洞中人仙

退元府中隱於饒州鄱孝村作小學童子師饒州牧齊推狩女招李生為婿數月而孫李生赴來長安其婦將置於州之後堂夢鬼神責其屢墮推不信及產果為鬼亂鬼死殯於寺道側明年李生登第歸饒日暝野中見其業訴以前事乃曰往求鄱孝村田先生神力可得再生李生如其言綿求川先生其婦果再生田不復見

玄宗夢孫思邈曰孔六帖曰弘宗李蜀夢思邈乞武都雒黃乃命中使瑞雉黃十斤送喊蝲煎上米中見一老人幅巾披褐二童青衣夾侍指大聲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有餘字隨錄隨滅須臾日氣漫起忽不見

孝武夢漢高祖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在明常舉閒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

貢翮夢孤竹君博物志曰漢靈帝時遼西太守黃翻夢海上流屍告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瘞此與孔子夢周公同乎異乎至於孔子在天之靈則又劉總張之純黃淵黃津鄭玄識周齊季銓所嘗夢接者也元史曰孔孫字夢符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府參軍夜夢

謂孔子[illegible]纍纍已而小子因丙名[illegible]孔孫　又自書傳字楚望嘗夢見孔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孔子手授所較太經之字義如數出是深有感發　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白孔六帖曰譙周夢見孔子周曰昔孔子七十三而殁吾今年過七十恐將不免明年周卒　三圖與賂曰將季鈺字寶魁湖海人爲六經疏例之多發已意鈺聚疾夜夢孔子忿其廣爲疏例擊而擁之既痊其疏例彼焚尋而病愈劉鑑夢孔子解見器物綃丹漆贈器注　黃淵夢孔子解見筆墨篇墨漬之氣注

若夫維嶽降神之雅詩崧亦云

若生人之妙道故榮王夢金帽神人入宮而生理宗　宋史自理宗榮王之子也母全氏嘗生於山陰縣虹橋里第前一夕榮王夢紫衣金帽神人來謁

阿嵎夢金色神人趨榻而孕元祖　元史曰太祖之十世祖孛端叉兒扶曰阿闌果火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孕產子則孛端叉兒

尹氏夢

老翁賜男而名子爲瑞 魏書曰拓跋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書寢夢老翁具衣冠告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尋未幾生子遂名瑞字天賜

劉述夢神馬載兒而名子爲駰 元史曰劉因字夢吉父述年四十未有子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子乃名駰字夢驥後改名與字

高琳夢仙語而名子爲琳 附見山川篇浮磬之精注

劉父夢奇事而名子爲僑 楚紀曰劉僑字子奇江陵人父感異夢書僑字是夕生子遂以爲名官至兵部尚書贈少傅諡忠愍

高彥夢道士投生而名子爲禮 孫光錄曰湖州高彥司徒夢一道士仗劍至臥內曰來爲司徒子要錢數千讐耳高覺異之是月妻有孕期而生禮

馬從政夢妾父致謝而名子爲涓 宋史曰馬涓南部人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帝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子因以夢中語爲名元祐中登進士第一

趙葵虞集均叶夢於南衡

宋史曰趙葵字南仲父方爲潘圻尉鄰人嘗夢南嶽神降其家乃生葵焉葵官特授少師封冀國公謚忠靖

元史曰虞集字伯生父汲母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也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嚴曰南嶽眞人來見既覺聞蛻館得男文仲異之

倪岳尚書特有感於北鎭

謇齋瑣綴録曰倪岳父謙禮部尚書謚文僖祀北嶽禱於神母姚氏夢緋禰神人入室寐而生子以爲岳神所感因名岳任至吏部尚書謚文毅

夢鄧禹而生范祖禹

范氏家傳曰范祖禹母夢一丈夫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故改字淳甫

夢李白而生郭祥正

宋史曰郭祥正字公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見而嘆曰天才如此眞李白後身也

夢謝靈運而生邊鎬

玉壺清話曰邊鎬初生父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顧託君爲父子鎬生猴類夢者後下建州克湘潭號爲邊羅漢

夢牛僧孺而生劉沆

宋史曰劉沆祖所居山有牛僧孺讀書臺沆母夢

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乃生沆

夢戒禪師而生蘇軾夢許真君而生宋庠

志林曰蘇子由在高安時與聰禪師同夢迎戒禪師坡至云某八九歲時夢身是僧往來陝西又云姚方孕某將夢一僧瘠而眇來託宿臘驚曰戒陝右人失一目 宋史曰宋庠父祀嘗為九江掾與妻鍾氏禱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覷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所見者

茲雖載之簡編猶未足為奇與惟楊億始生而體有鶴蛻

宋史曰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毿體長尺餘經月乃落 詩序曰楊大年母章氏夢羽衣自言武夷君託化既生乃一鶴雛盡室驚駭棄之江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視之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尚有毳經月乃落

薛瑄初誕而肌若水晶

楚紀曰薛瑄河津人父貞教諭玉田母齊氏夢一紫衣人入謁遂生瑄於學舍初生肌如水晶五臟皆露祖仲義聞其啼聲曰必貴人也

則今昔所鮮聞也豈輪迴邪說

云哉

壽命篇第十三

壽命短長智者不惑然光陰迅邁則聞道修身之學聖賢所汲汲敏求者也昔文王之母夢生子壽而昌河圖稽命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曰爾子壽而昌宇文之母夢生子壽而貴三國典略曰宇文永貴母夢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以永貴名之武王九十三而終乃文考與以三歲解見宗室篇九齡注顏母八十二而卒乃厥孫祈得五年宋史曰冀明之幼孤鞠於祖母李氏李嘗曰吾少時夢綠袍判官曰與汝七十七歲徽宗崇寧中及此數果病明之祓香禱曰願減巳算五年益祖母壽李病果愈壽八十二而卒楊大年數至四十七而告殂翰墨全書曰楊大年年二十七爲翰林學士晝寢夢懷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寓

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天數乎許祿乎山人命筆添一寫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劉弘敬壽增二十五而無恙太平廣記曰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家富有善相者見之曰君壽僅二三年當盡弘敬爲女嫁用錢求得維揚四婢內令一人名蘭孫有殊色詢之係淮西收將之女流落無告其外氏劉也弘敬乃養爲甥厚資嫁之長慶二年春夢一人青衣秉簡拜曰余蘭孫之父也感君德難報君壽當盡余爲君請於帝後三日復夢蘭孫父紫衣象簡侍衛甚嚴謝弘徵曰爲君請於帝許延壽二十五歲富及三代子孫無禍後遇善相者驚曰君有陰德耳享高壽

李子至夢論大衍全數而壽止四十九唐書曰李適字子至仕至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曰吾壽盡此乎

褚彥回夢差卜蓍一策而壽止四十八陳書曰褚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四十八寢疾卒

沈慶之夢絹二疋解見財貨篇壽算有定往

劉之亨夢鯉二頭南史曰梁有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請乞命未之解也明日仲頂

有遺生鯉二頭之亨悟曰必夢中之感乃放之是夜又夢來謝云當令君延算

王堇占夢棘而卯爲妖徵解見守書篇蘇棘汁

趙直占夢桑而決其壽數益部耆舊傳曰何祗夢桑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之物桑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年四十八而卒佩觿集曰丁問夢井中生桑

竇老夢延三紀宋史曰竇禹鈞漁陽人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夢亾祖父曰汝無子壽不永宜早修行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告之曰陰府以汝近年有陰德延算二紀賜五子俱榮顯范文正公述其事

徐溥夢有兩于謇齋瑣綴錄曰徐溥謁范文正公廟少懇假寐忽夢一人朱衣來曰君壽還有兩于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也且後二十二年卒蓋于字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云

查道夢積善而增齡宋史曰查道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有積善所延也

鄭玄夢歲辰而合讖解見神怪篇孔子在天之靈注

顏畿禍數未終而復生之夢有驗晉書曰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病就醫送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

及還其婦夢幾曰君壽未終今當復生可急開棺其夕母及家人并夢之及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但氣息甚微飲哺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舍侍養十有三年足不出戶

慕容德年算將盡而禪位之夢可推

晉書曰慕容德迎兄子超至長安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若將死矣乃以超為皇太子是月德果以

宋穎夢亡婦來辭

夢雋曰後魏宋穎妻鄧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穎拜曰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欲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

李妻夢夫君泣別

太平廣記曰隴西李梢雲范陽盧若虛婿也性縱酒其妻夜夢捕梢雲等十數人雜以倡妓號泣別去驚覺梢雲是夜夢亦如之周欽畏三年無恙梢雲以夢不驗復縱恣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褰等十餘人泛舟曲江遂攜長安名倡偕酣舟覆盡溺死

裴公夢祿命之籍

宣室志曰婁師德少臥疾夢紫衣人來召之行數里見路傍廨署朱門甚高曰地府院師德入其院吏卒辟易見一王者曰司命主世人祿命之籍也有書數千幅在案

上傍有綠衣者稱爲[illegible]兼師德觀已名歷官求爲位至台輔壽至八十驚寤疾亦聞後入仕歷官咸如夢中所見及爲西涼歸見黃衣使者來召師德曰吾見司命之籍位壽俱高何爲遽見召黃衣人曰公爲某官悞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矣臥疾三日卒

呂譚夢地府之官

太平廣記曰呂譚晝夢地府所追見判官譚曰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送王王問左右對曰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爲誰曰判適經輿妻兄顧沈同宿既覺爲沈言之後數十日無恙而卒

桓誓夢太守相迎

搜神記曰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誓往省之語玄龍云吾夜夢君遣人迎我云二十八日君當拜二十七日栢忽暴卒二十八日玄龍卒

王曠夢吏人奉召

稽神錄曰凌化縣令王曠罷任往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曠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監狹欲賃假之使得登岸可也吏許諾以五月爲期既粲卽餉舍營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訖則浴櫛而卒

此則天命不移人生前定者也若夫棺槨塚墓乃送死厚終之制

而形諸夢寐者亦有吉凶之殊焉是故趙良器夢棺十一而貴列中書定命錄曰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稍至第十一棺破稍其稍後果歷仕十一職至中書舍人卒高達夫夢棺寬大而秋改詹事定命錄曰高適字達夫仕廣陵長史夢大驟上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傍有一棺極為寬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果歷諸任改為詹事蓋寬慢之官也夢一棺至堂中而李公入相紀異錄曰李逢吉有婢夢一人舁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移入堂中俄除中書舍人後入相夢二棺落天上而索充再遷晉書曰索充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以問索統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棺者頻再遷也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舉孝廉陽休之夢登冢振柱而進位封公隋書曰陽休之夢黃河北驛道從東往西道之南一冢極高大休之登冢頂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柱礎上以手拔柱柱乃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

三公杜遂轉三師而止後果驗

朱熙鄰夢造棺弗成而應舉下第 宋史曰朱熙鄰界祈中應舉夢造棺缺而弗成是歲上省不及第既遇權貴貶出此造棺弗全之驗也

周堅伯夢講道坐陰堂而嘆其壽盡 後漢書曰周磐字堅伯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謂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豈吾壽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卒

李元忠夢執炬入父墓而兆在光前 [illegible]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加其官至於瀛序

李德裕之死也皆託夢而得歸葬豈非精爽之未嘗泯滅者哉 袁宏漢紀曰溫序字次房為護羌校尉死節世祖詔葬洛陽城旁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唐書曰李德裕既沒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曰執政皆嫉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遂告於帝以喪還

終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沅陵　李　沆經　逖六校

夢占逸旨

陳士元纂

鳳鳥篇第十四

鳳鳥仁鳥也德茂丹穴道光紫庭蓋與麟龍並靈矣自鳳而降總稱凡鳥而叶夢則有辯焉周宣夢書曰雞爲

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雞則憂武吏出藝文類聚第九十一卷中若然則鶴鳧為仙鳥鷹隼為義鳥烏為孝鳥雉為介鳥孔雀為文鳥鴻鴈為賓鳥鵲為喜鳥雎鳩鶺鴒為有别有序之鳥鵩鵂為妖鳥不可類推乎是故夢鳳下溪宅而齊世祖位禪宋朝南齊書曰世祖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夢鳳止家庭而段少連官居學士宋史曰段少連開封人其母夢鳳止於家庭而少連生夢鳳集其身而娠王遠知也寶誌識其為神仙宗伯唐書曰王遠知父曇選為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孕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方士其後朝廷召見詔升貞先生壽百二十六歲　雜說集曰王遠知母夢靈鳳集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僧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夢鳳集左肩而生徐孝穆也寶誌

嘆其爲天上麒麟陳書曰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已而誕陵焉陵數歲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夢吐白鳳而揚雄甘泉之賦成金樓子曰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西京雜記曰揚雄著太玄夢吐白鳳

夢接赤烏而劉漢太公之祥顯帝王世紀曰豐公家於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太上皇

夢紫鳥下降而命名爲鷟唐書曰張鷟字文成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

夢大鳥高飛而改名爲翀元史曰孛术魯翀字子翬鄧之順陽人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父沒家益落翀幼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前舉家驚與覩之翀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謂字伯和克翁以夢故爲易其名字

夢彩鳥入口而羅含擅文藻之佳聲晉書曰羅含晝臥夢一鳥文彩

異常飛入口中驚告叔母朱氏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

夢雙鳳集掌而孫氏遭梧桐之凶訊

集異記曰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參以問卜者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其枝則削枝也後果遭母喪

夢吞金雞而產興宗是為遼主之兆

遼史曰聖宗皇后蕭氏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與從皆舉久之入宮又夢拂承天太后[illegible]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

夢懷玉燕而孕張說是為宰相之徵

唐書曰張說字道濟母夢玉燕自西南飛來投入懷中有孕生說開元中為中書令封燕國公

夢拳鶴而張氏生九齡

唐書曰張九齡字子壽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於庭遂名九齡

夢彩雞而施氏生西子

紛府名談曰西子於施氏其母夢有翠雞五色自空而下久之化為鸐而飛去

夢鵰鶴來迎而康節之數盡

錦繡萬花谷曰邵康節晝睡覺而言曰吾夢旌旗鶴鵰自空而下導吾神往矣然以藥抑遏也

夢雌鶴

飛去而永叔之女亾見鼂補錄曰歐陽永叔在夷陵遊姜詩潮瀟禱有積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雌鶴果得女甚端麗至八歲忽夢一鶴飛去數日女暴卒夢折鸚鵡之翼而廬陵王因以召還太平廣記曰唐則天后嘗夢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王兩翅全也夢駕仙鶴以遊而李抱眞終於不悟白孔六帖曰李抱眞好方士謂不死藥可致有受季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仙去抱眞表醫孫奇益見親信夜夢駕鶴乃刻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感[illegible]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潤季長曰得仙何自棄也盍服三千丸卒夢身跨鵬鳥而沈晦得大魁之兆解見科甲篇沈海中魁注夢身爲蝴蝶而莊周識物化之原解見泛論篇莊周夢爲蝴蝶注夢雀銜丹書而文王起爲西伯帝王世紀曰文王自程從都鄷夢赤雀銜丹書入鄷止於其居夢烏銜長傘而徐子果以顯終

劉義慶世說曰徐子木少時嘗夢鳥從天下銜長柄傘樹其庭前鳥復上天銜傘下凡樹三傘竟鳥大鳴作聚聲而去徐後果以惡終

夢孔雀羽為衮服此南齊之所以興

南齊書曰世祖夢著孔雀羽衣廣溢曰雀爵位也孔雀文彩衮服也

夢金翅鳥食小龍此南齊之所以弱也

南齊書曰南郡王子夏世祖第二十三子最幼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樂七年子夏薨年甫七歲耳

獸羣篇第十五

獸羣以麟為瑞 昔孔子夢芻兒擁麟得麟書三卷、

孝經右契曰孔子夢芻兒擁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為赤松子見一稱如麕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東薪覆之麟向孔子棠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其後西狩獲麟遂作麟經云

孔叢子曰鉏商獲麟孔子觀之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

兮麟兮我心憂由作春秋焉．熊爲伯鯀之神又爲晉卿之祖故晉平公夢黃熊入寢門解見宗空篇晉侯夢熊注趙簡子夢射熊在帝所解見天若篇居齋之占注此左遷之言可考也而荷雄之母夢大熊據戶晉書曰荷雄字建業洪第三子母羌氏夢大熊據戶而孕是爲北齊高祖雷機之父夢羆熊行天元史曰雷機字子振父德潤母蔣氏初德潤無子默禱於神夢羆熊行大蓬有娠而生機非小雅所謂男子之祥乎虎稟秋殺之氣山獸之長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說文曰虎爲山獸之君暴虐不祥之兆也故胡亥夢虎齧右驂史記曰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甚不樂占夢者曰涇水爲崇曹爽夢虎銜雷公世語曰曹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卜者靈臺丞馬訓訓曰憂兵不出旬日衆果以兵亾倪盜因夢白虎而生草木子曰海陽倪文俊生於黃巖舉夢

白虎入室遂生及僧號驥落毋夢白虎死文俊遂爲下所殺

周令因夢乳虎而病天寶遺事曰周象好政後爲汾陽令夢一乳虎相逼夢寤因有病後有異僧過門謁鄰叟曰此居有妖氣鄰叟告象召僧禳之設壇持劍誦呪忽聞象臥榻下有虎蹲僧以水噀之象病漸愈獅爲毛羣之特張九齡獅子贊曰得金精之剛爲毛蟲之特象本搖光之精運斗樞曰搖光散而爲象故王敬則夢騎獅子而位至太尉齊書曰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明帝即位以敬則爲直閣將軍張成遜夢得大象而官居郡守晉書曰張茂字成遜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終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至於佛祖之生則應白象之夢傳燈錄曰第十祖脇尊者生將父夢白象入門馬牛十二畜取象乾坤而占夢者或以馬爲大而卦屬離宮牛爲陰而類同廟鬼故黃平夢舍中馬

舞而火作晉書曰黃平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以問索統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大作

唐祖夢李中馬飛而事成紀異錄曰唐太祖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空中有人曰是公身之神言訖飛入帝身覺而召太宗告曰吾事成矣

董豐夢乘馬停水而喪妻解見字書篇馬昌殺婦法

劉述夢神馬載兒而得子解見神怖篇名子爲驪法

李伯鄰夢洗馬酉陽雜俎曰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鄰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曰白馬反語白米也君有風水之虞乎數日音至渭河舟覆

張文成夢乘驢朝野僉載曰張鷟字文成夢著緋乘驢夢中自怖我當乘馬何故衣緋卻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受五品此其應也

蔣琬夢牛頭流血而進公位蜀志曰蔣琬夜夢一牛頭在門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問趙直直曰牛角及鼻公字之象血者事明也君位當至三公

周繕夢牛尾垂雙而失貨財異苑

日周積商於江湖夢一牛有二尾奔投水中未 陳邑宰
幾舟遇風溺僅以身免始悟牛二尾爲失字
夢道聽牛言 夷堅志曰山東泰寧陳知縣夢三牛當道作人立而言曰烹我明日果有病牛狀
至陳吮曰汝有二牛何六一牛其
人驚愕郎遣吏隨驗果繫三牛 張丞相夢諛斷牛訟
解見科甲篇
支談爲相往 若夫坎豕民狗兌羊亦皆家畜而夢兆不
同談景帝夢降赤彘 洞冥記曰漢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
霞來蔽戶牖因改崇芳爲猗蘭
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安祿山夢化黑猪 姚汝能集
安祿山事迹曰祿山夜夢化一黑猪而龍
首或告玄宗玄宗曰猪龍也無能爲者 燕相夢豕變
鼂 符子曰邢人有獻燕相大豕者令宰夫膳之豕乃見夢於燕術曰造化營我以豕形食以人儀而使君之
霖今始得化 白孔六帖曰魏志云
爲饜津之伯 關羽夢猪斷足 關羽夢猪斷其腳 裴子
夢射狗而得第 解見器物篇 挽弓射狗詩
王敦夢犬噬而致驅 晉書曰王

我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俄而斃死

李令夢母猪極大而得爲屯主

朝野僉載曰饒陽李瞿曇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業占曰母猪豘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如其言

許超夢盜羊入獄而得封城陽

酉陽雜俎曰許超夢盜羊入獄問陽充顧元顧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吳夫差夢黑犬走嗥而滅於句踐

越絕書曰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嗥以南嗥以北炊甑無氣覺召羣臣言夢羣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爲子所殺於是聖予以所夢告之聖曰吾主敗矣犬嗥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予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爲越所滅

張天錫夢綠犬偃所而敗於苻堅

李產集異傳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上牀避之後苻堅遣苟長者綠色綃袍從南來攻入門大破之

吳近夢白羊而賢后產於未年

解見草木篇吳近夢芍藥注

高宗夢白羊而孝子生於未月

西湖遊覽志曰宋高宗夢崔府君之神以白羊饋之曰得孝子實兆孝宗六月六日生也　宋史曰孝宗秀王之子也秀王夫人張氏夢人擁一羊遺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生帝於秀州青杉插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

黃帝夢驅羊萬羣而得乎力牧解見宗室篇力牧之夢作李公夢食羊萬數而驗於異僧稽異錄曰李德裕召僧問休咎僧曰公灾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曰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輩迎拜曰此吾所食羊吾默識不以告人也何日有饋羊四百公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全此已爲公有矣未幾貶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卒乃若狼眞金精瑞鹿圖曰白狼金精也以狗爲舅酉陽雜俎曰狗豺狼之舅豺狼遇狗懾跪如拜狀鹿涵斗曜運斗樞曰搖光散而爲鹿以羊爲友故張鋌夢與蒼衣人會讌晉婦夢與黃褐人相淫此狼之爲妖也宣室志曰張鋌夢巴侯置酒邀滄浪君至其人衣蒼魁岸鋌驚寤及曉見一狼臥於前蓋所謂滄浪君也　稽神錄曰晉

州神山民黃張晝忽夢一黃獨人履腹甚細留淫之兩接而去遂有娠好食生肉舐唇咬齒而性狠戾生二狠生卽走其夫擊殺之史思明夢鹿死水涸而命盡須臾吉士聽夢鹿醇成堆而祿遷十一此鹿之爲兆也自孔六帖曰史思明愛優諢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荅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匽偃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駱悅以兵入南史曰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發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祀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涖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尋卒凡爲獸羣者不可獨類而占也哉

龍蛇篇第十六

龍蛇之夢載於傳記可據而譚也有夢龍而應降誕之祥者如漢薄昭夢蒼龍據腹而生代王史記曰薄昭夜夢蒼龍據腹高

祖曰此貴徵也吾爲汝遂之一日幸生男是爲代王

晉李后夢兩龍枕膝而生孝武晉書曰李太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濮王夢龍隨衣上而生英宗宋史曰英宗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初安懿王夢兩龍與日並墜以衣承之

黃妃夢龍納懷中而生度宗宋史曰度宗理宗弟之子也父與芮嗣榮王帝生於榮邸母齊國夫人黃氏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

豐公之妻夢鳥如龍而生太公解見鳥篇夢擾赤烏注

魏武之后夢日化龍而生文帝魏書曰宣武高后夢日化龍繞身數匝已而誕生孝文帝

北齊婁后有四龍之夢北齊書曰神武婁后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開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入於海

南齊陳后有小龍之夢是也南齊書曰南齊武帝諱嘖字宣遠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

有夢龍而應尊貴

之兆者如徐廣光武夢乘赤龍上天解見天者篇諸將勸立注南齊太祖夢乘青龍逐日南齊書曰太祖年十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蘇侃云青木色日暮者朱運衰也劉穆之夢船挾白龍而受宋武之召解見山川篇游舉秀而應召注趙汝愚夢背負白龍而爲理宗之臣解見天者篇素服郎位注衛仲玉夢齊帝六龍出廄南齊書曰宋泰始七年衛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卻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向上唾咒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至元徽五年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效矣滕儁夢吳程赤龍化形吳越備史曰吳程始勤學文穆王時西府院官滕儁嘗夢程化爲赤龍望南方而去儁因詰其夢於人曰吳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爲福州始驗南唐義祖夢袒身取龍而得烈祖烈祖夢殿檻繞龍而得元宗是

釣磯立談曰南唐義祖夢臥大水濱群龍無數義祖挺身而入取一龍而出驚寤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爲子南唐近事曰南唐烈祖晝寢夢一黃龍蟠殿楹鱗甲燦然既寤使視前殿則齊王凭楹而立向背皆符所夢烈祖曰天意非偶旬日遂正儲位玄七郎元宗居藩所封之爵至於黃帝氏夢龍授圖解見宗空篇綠闕之夢法王積薪夢龍吐棋經棋訣曰王積薪夢青龍吐棋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葢靈妙之理造化所洩也西京雜記謂董仲舒夢蛟龍入懷而作春秋繁露不有係哉然亦有夢龍而非祥者如郭瑀將終則夢龍止於屋晉書曰郭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曰龍飛止屋吾其死也張文表將敗則夢龍出於領楚紀曰張文表武陵人作亂襲潭州殺衡州行軍司馬廖簡將攻長沙猶豫未定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領下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朗陵晉安劉勛夢乘龍無頭果應速亾之兆宋史曰晉安王子勛設壇

潯陽郎帝位語左右曰夜夢乘龍上天俯視不見頭案咸失色莫有對者書作郎孫毅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衆乃大悅未幾沈攸之大軍至焚其宮獲勛誅之

孫休陶母夢乘龍無尾果著絕後之徵吳志曰孫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為帝而無後陳書曰陶弘景母夢乘青龍無尾弘景果不娶無了

然吳澄之生鄉媼夢蜿蜒之物降於池中龍乎蛇乎未可知也元史曰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媼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

夫蛇亦龍類厥兆不同故秦文公夢黃蛇亘天史記曰秦文公夢黃龍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祭白帝焉

晉文公夢大蛇當道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前有大蛇其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退而修政居三月夢天誅蛇曰爾何故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博物志曰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敢當晉君道覺而視蛇蛇已死

劉槙夢

蛇生足白孔六帖曰魏劉楨字公幹嘗夢蛇生四足以不微伏誅

隨侯夢蛇報珠姓源珠璣曰隨侯往齊道逢一蛇頭有血以藥傳之去夜夢脚踏一蛇驚覺乃得雙珠

唐琮夢蛇繞身而作草書晉書曰唐琮夢蛇繞身遂教其形作草蛇之書

范延光夢蛇入腹而蕃異志五代史曰范延光為天雄軍節度使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人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由是頗蕃異志

西蜀李雄之生大蛇見夢於母氏晉書曰李雄母羅氏夢大蛇繞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後僭帝於蜀

南齊遥光之敗羣蛇見夢於城人南史曰齊始安王遥光舉事四日而敗城內人皆夢羣蛇緣城四出然詩謂虺蛇為女子之祥豈盡然哉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善化　黃　文炳　虎占校

夢占逸旨

陳士元纂

黿魚篇第十七

黿魚蠅蟻之屬莫不稟氣於陰陽存形於水土故抱朴子曰雞有搏㨛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

有攻寡之計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豈非各從其類哉昔宋君夢神龜出使於河伯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令余且會朝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卜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高虜夢神龜隕命於秦庭晉書曰高陵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苻堅命太卜穿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曰我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與亡國之徵也未幾堅敗

劉贄夢金龜而進文才解見食衣篇吞金龜注梅老夢貴龜而生男子錦繡萬花谷曰梅堯臣字聖俞生男前一日夢道士贈龜一枚聖俞和永叔洗兒詩云夜夢有人衣

帔悅水邊授我黃龜冠明朝我婦忽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

燕相有夜光之報

符子曰邪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百二十歲邪人謂之仙豕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命宰夫膳之家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爲爵律之伯後燕相遊於爵律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

韓愈作玄夫之詩

韓昌黎集曰孟郊字東野年五十第進士產三子不數日盡失之念無後悲不自勝韓愈作詩喻之其略曰乃呼大靈龜騎雲欽天門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闖然入其戶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萬畢得名龜而夢送水中

萬畢傳曰在江南得名龜置之家而富後夢龜曰送我水中不聽殺之輒身死家亦不利

淳于棼見屬龜而夢獵山上

李令佐南柯太守傳曰淳于芬夢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峯峻秀川澤廣遠師徒大獵覺夕而還及窮尋穴究源一穴中有一腐龜殼積雨浸潤小草叢生其上即所獵靈龜山也

然稽諸易象龜屬離而魚屬巽其見於夢覺特詩人衆魚之夢應豐年而已哉漢

武夢魚求去鉤而獲珠三輔黃圖曰辛氏三秦記云昆明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
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鈎三日帝遊池上見大魚銜
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耶乃取鈎放之帝後復遊池濱
得明珠一雙帝曰
豈昔魚之報耶
胡妻夢魚躍水銃而生娃宋史曰胡寅字明仲
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其母以多男欲不舉
安國妻夢大魚躍水盆中急往取而子之
太守劉之亨夢魚乞命解見壽命篇夢鱓二頭注與邑宰阿失里夢魚禁捕者
無異也山東通志曰青州定陶縣北有阪澤居民採蚌龍驤生虜亮正隆二年女直人阿失里為邑宰
夢一人綠袍烏帽皁鞾皁帶握手板入謁告細民捕殺
其族乞禁之失果夢中許諸明夜復夢臾知所謂迫春
澤畔漁人日衆忽有戶物長六七尺狀若蛟螭頭彼
竇雲岸濟推附人皆驚走溺死過半始悟邑宰之夢而
一則延算一則溺民則悟不悟之殊爾乃若昆蟲之屬
厥類實繁青蠅止樊詩人所刺故昌邑王賀夢蠅矢積

漢書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東西可五六石
以問郎中龔遂遂曰陛下讒人衆多願放逐之賀不
用其言卒至於廢　王充論衡
曰蠅矢積階于用讒岸之青也
吏部何晏夢蠅頭聚鼻
三閭志曰吏部尚書何晏夢青蠅數
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去尋伏誅
皆有凶兆將蚩蟲
則依附而不散衆庶之象也故馬后夢飛蟲入膺　東觀漢記
曰明帝永平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上未有所言皇太后
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數日馬后夢有小飛
蟲萬數隨著身入
皮膚中復飛出
唐祠夢蟊蚍食蠶
紀異錄曰唐高祖
將舉義師夜夢身
死墮牀下爲群蛆所食智滿禪師曰公得天下矣死是
變也墮牀是下也陛下至尊之象也群蛆所食億兆擁
附也
皆有貴徵爲王於蟻木蠹蟲亦居王號奉檄南柯爲
郡守而大治
異聞錄曰淳于棼飲槐下醉臥夢二使曰
槐安國奉邀指古槐入穴中曰大槐安國
王曰南柯郡不理屈卿爲守累日達郡藉尋古槐下穴
明朗積土壤爲城郭臺殿之狀有二大蟻乃王也一穴

直上南枝南柯郡也郎浮廬江上能穴獄而報恩齊諧記曰董昭之嘗乘舩過錢縣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復過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肯船船中人曰此虎螫物當闘殺之召之憐而止當夜夢一人烏衣從數百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慙若濟活僕是蟻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此或文士寓言要亦夢境所行也

草木篇第十八

草木入夢各以類應劉向曰心應棗肝應榆周官夢書曰松爲人君夢見松者見人君也又曰榆爲人君之德至仁也夢採榆葉受賜恩也夢居榆樹得貴官也並出藝文類聚第八十八卷又曰楊爲使者夢得楊奉使命也出藝文類聚第八十

九卷又曰禾稼爲財用之所出夢見禾稼言財氣生出藝文類
聚第八十五卷夫周宣善占夢其書雖不見其全茲亦可窺其
槪云昔太姒夢商棘周梓解見宗室篇松柏棫柞之夢注而國家興亡
卽此乎判矣丁固夢松而爲貴兆解見字畫篇松爲十八公注張宅
夢桁而爲凶徵解見字畫篇上山爲凶注人夢楓生腹志和名動楓
宸唐書曰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産志和初名龜齡肅宗命待詔翰林賜名志和夢柳
仆地宗元職居柳牧紀異錄曰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請卜者問命曰余柳姓也
非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吾如其言夢大魚
食蕭知荷生之將廢晉書曰荷先世爲西戎酋長初家蕭池以蒲爲氏至洪始改姓荷以
應讖文洪子健健子生自得生在位官民若其殺戮荷生夢大魚食蕭後果爲荷堅所殺夢滿江長

艾驗蕭帝之將昌

南齊書曰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斷流者代劉宋也

李夫人夢木瓜二株

邵氏錄曰邵康節母李夫人病癭醫者投藥夫人夢非堂門左有木瓜二株右者已枯父取藥令覆之及期生一男一女男即康節女胎已死

劉巢林夢石榴兩樹

夷堅志曰南城劉巢林篤行君子也夜夢至一所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門至此未幾載尋恩招之館教子姪歲俸千緡入齋見庭前兩石榴樹宛然如夢凡十年登戊戌科第

紹宗夢蒜

事斯合管口慕容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數年以來恒夢有蒜髮昨忽驚盡蒜者算也其算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乘艦有暴風斷纜艦徑飄敵城紹宗度不能免投水卒

用妙夢芝

唐書曰巾采芝洛陽人其所傷夢春之而令故名玄宗夜夢湖南有自雲居上召至京師言論契合還山未幾昇仙

明皇夢藤花

解見食衣篇夢餐藤花法

吳近夢芍藥

宋史曰高宗皇后吳氏武翼郎吳近之女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旁植芍藥獨放一花花下

白羊一近痛而興之后以乙未歲生年十四高宗爲康王時被選入宮此侍從之徵也

劉浩夢籬下聚晉書曰劉浩事祖母極孝家貧夢人謂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九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浩自是食之七栽方盡

蔡茂夢殿上禾解見字畫篇失不為秩注

劉靈哲夢竹筍而病母可痊解見神惟篇夢黃衣老注

張之純夢燕巢而賢

嗣遂誕解見神惟篇孔子在天之靈注

爾朱兆與兵夢盡拔馬藺之草魏書曰爾朱兆與兵夢其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香皆耕熟雖有馬藺草株猶在父問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拔父顧兆令下拔之隨手所至無不盡去

劉昌言下第夢飛入刺桐之花青箱雜記曰泉州劉昌言作下第詩云雅有夜來蝴蝶夢蝴蝶飛入刺桐花

陰貴人夢食瓜甚美而種自蓬萊拾遺記曰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異瓜種名穿隆父老云有道士從蓬萊得此瓜種食之不飢

朱孝子夢得瓜奉母而事傳魏國夢傳

曰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苻堅夢菜城而難乎爲將太平廣記曰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生菜其后曰菜多難爲將也王戎夢桑椹而相繼遺丧異苑曰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丧何生夢桐木爲像而鄰產最良貞祥記曰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云縣後何家桐甚良既覺如夢求之果得張尋夢竹節生庭而暴貴不久異苑曰張尋夢庭生一竹節問筮法虔云當暴貴但不得久果如其言雖云植物之無情亦見夢占之有象也

施報篇第十九

施報幽明之常理也善惡既積慶殃有條形聲所存影響不貳故胥靡惠於宵寘者必蒙顯佑加慘毒於無罪

者自受陰誅昔魏顆嫁父妾而老人結草於道衛附見宗空篇魏顆夢老人作李珏濟貧人而仙府昔名於石壁一統志曰唐李珏廣陵人以販糴為業事父母孝好濟貧乏時丞相李珏俯刺淮南嘗入洞府見石壁金書有李珏姓名方自喜有三仙童云此人乃江陽部民李珏爾非公名也陳妻酹古塚以茶而獲貫錢十萬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夜夢人致謝云吾雖潛伏朽壤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惟貫新耳周婢拔髑髏之刺而得金鐶一雙述征記曰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一女子曰吾眼中生刺乞拔之當厚報此婢乃於朽棺中見髑髏草生眼中乃拔之即於其處得金鐶一雙　六帖曰刺出眼中還獲金鐶之報此豈覬利於渺漠述談以戳俗者哉乃若趙氏之魄搏膺請帝左傳曰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illegible]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illegible]良夫之黷

髯鬚呼天解見宗宗稿衛莊夢良夫注

姚萇害苻堅而殺鬼相攻晉書曰棘萇疾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陶繼斬樂伎而訴天得理述征記曰陶繼為秣陵令枉殺樂伎後夢伎來曰訴天得理今來相取遂跳入口中[illegible]須臾而死

漢靈帝殺宋后而上天震怒後漢書曰靈帝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覺以問羽林左監許永永對曰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譴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帝弗從尋亦崩焉

宋廢帝殺宮女而侯倖肆殃宋書曰前廢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倮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夜夢遊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醒而怒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矣未襲果為壽寂之等所弑

高

昂殺奴京兆而禱血淋漓

北史曰高昂爲軍司大都督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先是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侍婢強撮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夜夢京兆以血塗已血流淋漓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渤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及賊果及難

陳悅殺賀拔岳而精神恍惚

北史曰陳悅殺賀拔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每睡即夢岳語曰我兒欲何處去隨遂不相離因此獨不自安而發疾

徐溫發朱瑾之尸因得病而改葬

五代史曰朱瑾之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瘞之是時民多病瘧者取其墓上土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其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

張湊收杲卿之髮因見夢而立祠

唐書曰顏杲卿被殺何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於上皇是夕見夢於帝寢爲立祠日祭之

彭妻嗜殺而死於不義之奴

漢書曰光武建武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稱燕王寵妻尤嗜殺戮左右畏

危不自保寵妾數為惡夢心亦疑懼求殺嬖妖子蕃等
三人因寵欲狀縛斬之并其妻頭山城隊帝封子孫為
不義
僕
胡鷟訴夫而囚於不肖之孫
金史川爪律應成爲
妻胡爲所訴以罪奪
曾庶成背為林牙夢善卜者胡呂古卜曰官止林牙因
妻得罪及罹於理法背離婚胡鷟適有乎至期不產而
死剖覗之其子以手抱
心減者謂訴夫之裰
商仲堪菲水漂之柳
夢禱曰商
仲堪在丹
徙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其能移我高燥處則恩及
林骨矣明日果一棺逐水至仲堪取而葬之高閒其夕
夢人
來謝
鄭潤父與西土之尸
解見字書篇
上西瓜注
周籌喪於土遷
而二盜莫擇
為善書曰葬州館隨縣周上簿唐斷變中
春使臨瀹將佐二人從往周之錢帛術多
三人乃以土囊壓殺之盜其錢帛在歲寄周其夢大被
殺之狀及所盜藏附之處乃訴之官司得賞錢帛尚在
二人皆
來死
劉昌瘞其枯骨而衆鬼謝慰
唐書曰劉昌列城
平涼當劫盟後將
上骸骨不藏昌始命疼之夕夢衆兒前昌僻翊昌
其以閉德宗下詔哀痛出衣賊百稱官爲具緻
城陽

王報祖仁之讐魏書日城陽王徽投洛陽令寇祖仁仁閣爾朱兆捕徽乃斬首送之兆夢徽日我有金二百斤馬一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乃懸祖仁首於樹以石墜足鞭之求金馬祖仁死時人以為立報

周文王許君禮之葬賈誼新書日文王夢人登城呼日我東北陬之偷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日諾及覺召吏令以人君禮葬吏日以大夫葬之文王日吾已夢中許之民聞之日我君不以夢故肯偷骨况生人乎

如斯類者衆不暇縷計也至於昆蟲之眇微亦皆稟命於洪造如龍君渡蟻解見蟲魚篇浮萵江上注

方父救蛇孤樹裒談日方孝孺未生時父卜日葬其祖夜夢朱衣人跪日聞作先大人之戚於某山吾九族居此數百年矣緩三日吾若避之朔門開蟻得赤蛇千餘頭其一異數丈孝孺父縱火焚之後數日孝孺生狀類蛇舌有兩尖能舐人鼻中後亦其九族

劉之亨放魚解見壽命篇夢鯉二頭注

裴安祖活雞解見食衣篇繡衣拜謝注

老僧哺鴿仙傳拾遺日唐并州石壁寺禪巢其樹生二雛老僧每以餘食

就巢哺之羽翼將成忽墜地死僧收瘞之夜夢二小兒告曰某等先有少罪遂受禽身今聞法師誦經得受人身託生寺側某村某姓某家十月當誕僧依期往請其家果生雙子甫月僧所病德兒連聲而應

李令瘞羊

報應錄曰唐火井令李某過本縣押司錄事私第宿焉主人將設讌欲刲羊有胎李夢素衣婦人引二子拜訴乞命李脩不測其由所殺所夢婦人曰某已死某前身即押司錄事長行女婢方娠二子內管殺之紿夫云女婢縱金釵并金盒今氣已還冤債其金釵金盒在堂內樸斗內李驚起問主人刲母羊有雙羔遂語前夢乃尋樸斗內果得舊失二物即以所刲羊瘞之

金仙咒蛛

太平廣記曰金剛仙西域僧也居清遠峽能先音咒物有老蛛為惟金剛仙咒使脫化夜夢老人捧布謝曰我即蛛也獻師為福田之衣及發而作已在側精巧非世間機所製為衣不上塵垢

何遂救鴨

幽明錄曰何遂為汝南郡人齋四鳥鴨作籠夢四烏衣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

厥有感報祥信可徵

而況於人鬼屈伸之間精魂變化之際乎故曰天網不

漏人心難欺陽明盛者神啟其吉陰濁多者鬼瞰其凶形諸夢寐不有靈驗哉

泛喻篇第二十

泛喻不如切喻博評不如約說夢寐所兆事涉微茫非約說而切思將移神而盪志依衛玠昧於夢想者寔切思之功而樂廣善於剖析者獲約說之旨也晉書曰衛玠問樂廣曰夢何所成廣曰夢是想玠曰形神不接而夢豈是想也思之經日不得遂成疾廣乃命駕往剖析之即愈廣嘆曰此賢胸中必有膏肓之疾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此語夫夢覺者也而非所以語夫夢夢覺覺者也知夢夢而覺覺則達於死生之故明於終始之端

夢亦覺也覺亦夢也夢亦覺也者如莊子夢爲胡蝶梁世子夢爲魚鳥是也莊子齊物篇曰昔者莊周夢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梁書曰忠莊世子云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覺亦夢也者如太史芻狗之夢周宣芻狗之占是也魏志曰周宣字孔和太史問宣夢見芻狗宣曰得飲食他日又問夢見芻狗曰宣墮車折腳他日又問夢見芻狗曰有火災太史曰三問皆非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曰神靈動君與夢無異若夫盧少年受邯鄲之枕功成壽終而黃粱未熟一統志曰唐開元中道士呂翁息於邯鄲邸舍遇少年盧生自嘆貧困時主人方炊黃粱翁以枕授生曰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意生枕之夢自枕竅中入至其家娶崔氏女甚麗明年舉進士官至中書令年八十卒及寤顧翁在旁主人炊黃粱未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楊國

忠得龜茲之枕通仙度海而玄境可遊天寶遺事曰龜茲國貢一枕色如瑪瑙溫潤如玉枕則夢遊十洲三島名爲遊仙枕後賜楊國忠　李白詩曰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則是宇宙一枕也進退榮枯由枕爽出入者也王起所謂夢裏嬴輸豈不誠然乎哉南部新書曰王起太和中未第流落河湖爲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者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嬴輸總未真嗟夫夢之成也又非可以一蹴求矣靈樞經曰淫邪襲內必發於夢則瀉其有餘補其不足而夢可已也靈樞經曰黃帝問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於臟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臥而喜夢氣淫於腑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臟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而夢可立已詳見感變篇氣盛氣虛之夢內經曰少陰之厥令人妄夢鍼刺違時令人善夢則合

之五診而脉可知也內經方盛衰論曰少陰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三陽絕三陰微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不失人情道甚明察也內經診要經絡論曰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臥又且善夢至於鯉湖仙廟祈夢有徵益川嶽之靈知人休咎故託夢而洩其幾朕爾一統志曰何姑廟在仙遊縣東北九鯉湖上祀何氏九仙每大比歲郡中士子祈夢於此輒有徵驗而融高之草可以占夢豈非蓍筮之類通於人心者乎王子年拾遺記曰融高所有夢草葉似蒲懷之以占夢則知禍福然

元魏詔誅沙門以明帝金人之夢出於虛妄魏書世祖誅[illegible]沙門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除偽定真盪除胡神滅其蹤迹有司宣告諸軍刺史諸有歷代偽物及佛像胡經盡皆擊

碑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太平貞君七年三月也此固闢邪之確論要非占夢之圓機不然則周之盛時文治大興何以得吉夢而拜受解見吉事篇詳夢之詞注金之世祖華言未詳何以卜夢寐而興師也耶金史五行志曰初金之興世祖與敵戰嘗以夢寐卜其勝負自衛國嬖人讒逐太叔而占夢之術始不可憑左傳衛莊公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遺不得與卜人共讒遺於公乃逐遺遺奔晉自安廣立祠援夢以欺帝唐書曰安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立祠北郡芝生於梁其說誕敵言不疑如此楊妻生子引夢以欺夫天寶遺事曰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寢夢與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及國忠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誚而夢始不可占矣悲乎豈夢之不效哉吾之述逸旨也其夢

乎其覺乎吾不自覺也是亦夢也矣後之君子試覽遐有而耳吾竊夢漢書景王后傳曰耳曩者所夢師古注云耳嘗聽聞而記之也